

坚定的目标

程芳

我站在阳台上，暮色渐渐漫过窗台，手里捏着儿子那枚崭新的党员徽章。金属的纹路在夕阳下泛着微光，像极了20多年前我在党旗下宣誓时，胸前第一次别上的那枚党员徽章。儿子在我身边雀跃地说，他成了学院里大三第一批入党的学生，语气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。

恍惚间，记忆被拉回山西晋中的那个小山村。黄土坡上的窑洞前，总有个佝偻着背的身影，左手拎着药箱，右手提着半袋玉米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贫困户家里走。那是老陈书记，我们村的老党员，今年已经90多岁了。我16岁那年，暴雨冲垮了晒谷场，他踩着没踝的泥水挨家挨户搬粮食，腰疼得直不起来时，就靠在土墙上喘口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前一天刚从县里开会回来，为了给村里争取打井的指标，在镇上跑了整整3天。那晚他蹲在我家灶台前，油灯的光映着他袖口磨出的毛边，也照亮了他那句话：“党员嘛，就是要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家的事。”这句话像颗种子，在我心里生根发芽，让我明白目标的坚定不在于豪言壮语，而在于日复一日的坚守。

老陈书记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后来我考上了太原卫校，临行前，老陈书记塞给我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书页边角被他用红笔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。2000年，我穿上护士服，站在党旗下宣誓时，手心是汗，却把腰板挺得笔直——我怕辜负那盏油灯下的期望。在急诊科值夜班的日子里，每当困倦袭来，我就翻开那本书，老书记在扉页上写的“守护生命就是守护信仰”几个字，总能让我重新打起精神。这种坚持让我想起拿破仑对追随者说的那

颗“看不见的星星”，真正的目标往往存在于心灵深处，却能照亮整个前行的道路。

2020年正月初三，医院征集援鄂医护人员的通知贴在走廊上，白炽灯刺得人眼睛发酸。我签完请战书后回家，丈夫沉默地替我收拾行李，他往我的背包里塞保温杯时突然低声说：“家里有我，你放心。”他转身时抹了把眼泪，儿子抱着我不撒手。高铁开动时，窗外的雪覆盖着田野，铁轨像一条银线伸向远方。邻座的张医生正往手机里存女儿的照片，屏幕上的小姑娘扎着羊角辫，笑得像个小太阳。此刻，我带着老书记那句朴实的话语，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。

在黄冈的日子像一场浸在消毒水里的梦。防护服闷得人喘不过气，护目镜上的水雾糊住了视线，N95口罩的系带勒得耳朵生疼。每次脱防护服都要花半小时。有一次我的橡胶手套破了个小洞，直到摘下来才发现手指被泡得发白。可每当患者握住我的手说“谢谢”时，我总会想起老陈书记打完粮食后，额角滴在黄土上的汗珠。重症病房的王大爷总爱讲他抗美援朝的故事，说他相信共产党派来的医生；年轻护士小林在防护服背面画笑脸，说这样病人看了会开心；方舱医院里有个小女孩，每天追着我问什么时候能摘下口罩看看阿姨长什么样。这些点滴让我明白，坚定的目标从来不是孤立的，它会像火炬一样传递，点燃更多人心中的希望。

最难忘的是夜班结束的凌晨，我在酒店走廊撞见同组的护士蹲在地上给家里打电话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宝宝乖，妈妈打完怪兽就回来。”我摸出手机，

丈夫发来的照片里，儿子在书桌前写作业，桌角摆着我的工作照，旁边歪歪扭扭写着“妈妈加油”。照片里，他用的还是我出发前新买的台灯，灯罩上的便利贴上写着“数学作业要检查两遍”。这种隔着时空的牵挂，让我想起司马迁完成《史记》的毅力，真正的目标从不会被距离和困难阻隔。

去年夏天，我带着儿子回晋中探望老陈书记。老人坐在窑洞前的枣树下，九旬的腰板仍挺得笔直，手里攥着那本我当年还给他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书脊用胶带粘了又粘。听说儿子成了预备党员，他的眼睛突然亮起来，激动地抓住孩子的手腕：“娃娃，党员的路得一步步走扎实。你看这黄土坡——”他指着远处新修的灌溉渠，“当年咱们村打第一口井时，多少人说我异想天开？可共产党人的目标，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。”枣树的影子斑驳地洒在他身上，恍惚间我仿佛看见60年前那个在油灯下批改文件的年轻党支部书记。这种传承让我明白，坚定的目标就像接力棒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。

此刻，我扣上儿子的行李箱，指尖抚过那枚党员徽章的纹路。从山西窑洞前的油灯，到湖北病房里的无影灯，再到如今别在儿子胸前的党员徽章，原来有些光芒从未熄灭——它们只是化作不同的模样，在岁月里薪火相传。

当明天的晨光照亮儿子奔赴校园的身影时，我知道又一颗种子正在破土而出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像那位90多岁的老党员一样，用一生的坚守来证明：坚定的目标，从来不是终点，而是一段又一段传承的起点；不是个人荣耀的勋章，而是照亮更多人前行的火炬。

当6月的风裹挟着槐花的甜香掠过教室窗台时，我知道，属于我们的倒计时终于归零了。

我的孩子们，还记得开学第一天吗？我站在讲台前，看着50张稚气未脱的脸庞。王浩宁的校服领子还翘着边，李婷曼的麻花辫上扎着夸张的蝴蝶结，张鑫宇在课桌下偷偷摆弄新买的笔。那时候你们连“现在完成时”和“过去式”都分不清，做阅读理解时总要把手指在纸上逐词默读。如今看着你们在模考中娴熟地标注“信息匹配题”的关键词，在“词语运用”里精准判断词性变化，我总忍不住想起那些被晨读声惊醒的麻雀。

太原的春天总是来得迟些。3月初的操场上，你们缩着脖子背诵“二氧化锰在过氧化氢分解中的作用”，呼出的白气在晨光里连成一片。那时候张瑶瑶总抱怨物理电路图比英语语法从句还难懂，现在却能帮同桌分析滑动变阻器的调节原理；刘浩宇的作文曾经被我用红笔圈出十几个中式英语表达，上周居然在“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”用英语流畅地讲解了他的智能灌溉模型。你们可能没发现，在抱怨“山西中考适应性训练”题量太大的同时，自己已经悄悄长出了应对困难的韧性——就像迎泽公园那些看似纤细的柳枝，在料峭春寒中最早抽出嫩芽。

5月的黄昏最是难忘。放学后的教室里，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身影：赵明望和伙伴们围着黑板推导二次函数图像，粉笔灰落在他永远系不整齐的鞋带上；英语课代表林小雨的“错题本”被传阅得卷了边，扉页上“每天进步1%”的铅笔字迹被手指摩挲得发亮。最让我动容的是那次突降暴雨，你们自发把伞让给住得远的同学，浑身湿透的李阳阳却笑着说：“正好背背‘水资源保护’的化学方程式，老师说淋雨能增强记忆。”这些片段让我确信，比中考分数更珍贵的，是你们在互助中淬炼出的品格光芒。

作为见证者，我想告诉你们：那个总在“历史时间轴”上把“戊戌变法”写错的陈名晨，你整理的“山西近代工业发展”思维导图连校长都赞叹不已；每次英语听力测试都紧张到咬笔帽的吴晓菲，你在校园广播站朗诵《少年中国说》的声音清澈得像汾河初融的冰凌；还有总说自己“数学不开窍”的王磊龙，你在篮球联赛里展现的战略思维，连数学老师都说是天生的解题天赋。这些闪光点，从来不会被试卷上的分数所定义。

中考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。当你们走进考场，看到语文作文题时，请记得老舍笔下风雨无阻的骆驼祥子；解答“牛顿第一定律”相关试题时，想想我们在一起做的那个永远保持运动的小车实验；英语听力前的准备时间里，不妨回忆我们模仿“疯狂动物城”配音的欢乐场景。这些积淀，早为你们铺就了足够坚实的起跳板。

亲爱的你们，当最后一科考试已结束。太原上空的云，它们和你们初入学那天一样洁白。

过些天，你们的名字会出现在不同的录取通知书上。但在我心里，永远珍藏着这样的画面：晨光中你们大声朗读“Where there is a will, there is a way”（有志者事竟成）的侧脸，运动会上为摔倒的对手递出的矿泉水，冬至日分享的热气腾腾的饺子。这些平凡时刻里闪现的人性光辉，才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。

此去前程似锦。愿你们带着太原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带着三年淬炼出的坚韧与智慧，更带着少年特有的锐气与热忱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绽放独特的光彩。记住，无论何时回到你们的母校，老师都会在原地等着你们。

七一谒嘉兴南湖红船（外二首）

牛崇辉



浩渺烟波朝日出，红舟击水启新途。
粼粼光浪翻青史，照彻山河赤帜殊。

瞻仰晋绥边区烈士陵园

碑立陵园柏色深，摩挲字迹泪沾襟。
休言石上苔痕老，尽是当年未死心。

参观百团大战烈士陵园

细雨如丝伴我行，忆怀烽火照隙城。
碑前忍视英名处，生命鲜活化字铭。

我与新建路

郝妙海

新建路将要大修的消息，年初就有所耳闻。但得知从5月24日起这条路正式封闭施工的准确信息时，我心头还是掠过一丝别样的波动。在我的人生轨迹里，曾与它有过一段不算短的交集，因此相较于太原市区的诸多街巷，我对新建路的关注总会多几分。

1963年，我从太原十六初中毕业，参加了全市统一升学考试。暑假过半时，我收到了太原十五中的高中录取通知书，校址标注为“新建路水西关”，报到日期定在9月1日。

报到那天清晨，父亲帮我把小行李卷和几件生活用品捆在自行车后架上。我骑车出村，沿晋祠路向北直奔太原城，去寻找那所位于新建路水西关的学校。那时的迎泽桥东两侧仍是大片菜地，北侧沿街有一溜低矮的小平房，分布着修车铺、饼子摊……新建路是过桥进城后的第一个路口，我很快就找到了。但“水西关”这个地名对我这个农村娃来说十分陌生，我推着车向路口的修车师傅打听：“师傅，水西关离这儿还有多远？”他头也未抬地答：“不远！往北走看见城门就是了！”

新建路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太原城市西扩，填平城西护城河而修建的。到1963年我第一次骑行其上时，这条路已历经十余年光阴。路两侧栽种的垂柳已有碗口粗，路面不算宽阔，两侧垂柳的枝叶交错，遮蔽了小半幅路面。那时太原街巷中绿化较好的并不多，垂柳在当地树种里算是格外清秀的。拐上新建路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条路，真美！

那时的新建路，沿途还没有像样的建筑。从迎泽大街与新建路交叉口骑行几分钟后，右侧的水西门便映入眼帘。

我停下车四处张望，却不见学校踪影。路口西北角是一处机关，门口挂着“山西省水利厅”的牌子。我支好车向门房内的值班人员询问：“请问十五中在这附近吗？”他向西一指：“前面就是！”原来这条向西的沥青路只有百余米长，路尽头北侧便是十五中的校门。显然，这段路是专为学校修建的出入通道。

当年，我和48名同学从不同地方沿着新建路、西米

市来到水西关，踏入十五中校门，组成了高十一班这个集体。往后三年，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每个周日，我都会骑车经新建路、迎泽大街，穿过迎泽大桥，沿晋祠路返回晋阳湖北畔的武家庄家中。

1971年，我开始给太原日报社撰写小稿件，逐渐结识了张宴杰、赵望进、刘金笙等编辑老师。当时报社在桃园三巷，我无数次骑行经新建路前往编辑部送稿、改稿、请教……那些年里，新建路除了路旁垂柳长得更高、春天柳絮更多外，似乎并无太多变化。

后来，我进城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与新建路的距离也似乎越来越远。但我始终关注着它和水西关的变迁：改革开放后，太原发展日新月异，新建路两侧早已高楼林立、繁华尽显；迎泽大街以南，与新建路相连的新建南路、平阳路宽阔漂亮，直通小店；西侧并行的桃园路、滨河东路相继修建。

2014年11月的一天，我乘车前往《太原晚报》编辑部办事。此时《太原日报》与《太原晚报》编辑部已迁至新闻大厦，大厦就坐落在新建路与府西街交叉口。办完事下楼时已近正午，我忽然心血来潮，没有去公交站，而是沿新建路向南步行。

我顺着新建路慢慢南行，直到看见“水西关街”的路牌。右转前行，太原市第十五中学校门仍在原址，只是当年四个砖柱的普通校门已变成伸缩门，迎面11层的教学楼也比当年的三层小楼更显宏伟。时已正午，学校早已放学，我与门卫攀谈后，他破例允许我入校参观。从教学楼东侧绕到楼后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当年的大操场仍在，因拆除了西边的平房宿舍、新建了学生公寓，操场面积似乎扩大了些，还划分出多个功能区域。三三两两的学生吃过午饭，正在打球。

那天我走走停停，在新建路上漫步了1个多小时。眼前的景象虽有些陌生，却也在情理之中。

如今又十年过去，这条为城市发展服务了70余年的新建路，终于要迎来一次华丽转身。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，我便对老伴说：待道路复通后，我要第一时间去路上走走看看。



去年年末的一天，已故“人民作家”冈夫（王玉堂）之子王稚纯到我家来送两本书：《冈夫文集续编》和《难老泉声》。

记不清稚纯是第几次来我家，真不忍心，他只比我小五岁，也是古稀之龄的人啦。由于有和前辈交往的原因，我视稚纯为小弟，骨子里地亲。我俩都是白发人，我俩的话都是前辈的诗与文。

冈夫前辈，声名显赫。五四运动期间开始文学创作，曾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，经党组织营救后，回到太行抗日前线，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。省委、省政府授予他“人民作家”之光荣称号。冈夫前辈生前，我曾三次去拜访他老人家，第一次是我父亲刚去世，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，他写了一首悼诗，要我取去。

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
挽刘秀峰同志
后我入生先我辞，交游枉叹负相期。
黄泉冥冥无通路，谁与切磋共论诗。

诗后还有一句话：“秀峰生前积有诗作数百首，曾相约余暇共为釐订之，今忽逝矣，不禁为之一喟。”

我感觉到，他们交往很深，起码经常是诗文交流。他叹息，以后谁来跟我共论诗？我将冈夫前辈的这首诗与已经收到的几首悼诗，连同我父亲的遗作一首一起发表在《山西日报》。

第二次见到冈夫前辈，是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，他又召唤我了，因为《冈夫诗选》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，他欲签名赠我。

第三次见到冈夫前辈是在父亲辞世第三年。他的长篇小说《草岚风雨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他老人家又要签名赠书予我了。

这部长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于上世纪30年代在草岚子监狱与敌人殊死搏斗的英雄群像。

他就是其中一员，而且他是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。第三次与前辈相见，傻傻地，我怎么没有留一张合影呢？那时候，没有手机和相机，这样的意识自然就不存在了。

1998年冈夫前辈辞世，20年后，我与前辈之子王稚纯开始联系。由头是我将前辈给我父亲写的那首诗后的说明中“釐订”的“釐”字误认成“整”字了，他来作一字之纠。那时，我们还不相识，是通过自媒体“家乡之音”主编安志伟博士辗转给我的。一字之纠，带来二三代友情。

2019年2月25日，稚纯第一次来到我家。他给我送来一套（三本）《冈夫文集》和一本《冈夫纪念文集》。打开书，看到前辈清瘦的肖像，几次到他府上的记忆就跃然出来了。好亲切！纪念文集中收有很多我熟悉的作家写的怀念文章。如果我早点结识稚纯，文集中也会收有我的文章，我会写得细致入微。

稚纯走后，我粗粗翻看这几本书，感觉到冈夫前辈的风格与老作家孙犁有许多相似之处，有书生模样文人气质战士情怀。

那天，稚纯还给我带来一幅我父亲的手迹，是他书写自己的诗作《游五台山（四首）》。那是他于1980年2月写好后，敬赠玉堂同志雅正的。

父亲的这幅墨宝回到我的手中，清晰端正、疏密有致的小楷写出了他游走五台山的感悟，其实，这组诗刚脱稿之时，父亲与我是有交流的，但他还是更愿意倾听行家冈夫先生的意见。

2019年12月25日，稚纯又一次来到我家，专程送来了他为自己父亲编辑的《冈夫自书诗词》。落座后，他直接翻到他父亲写给我父亲的那一页！那一刻，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，那是冈夫前辈创作于1938年的一首诗，这首诗就是写根据地人民抗击日寇的士气。他于1980年手书出来，酬秀峰同志雅嘱。他们之间，真的是常常“共论诗”。两位老人都钟情于诗词，共同参与发起成立山西诗词学会，均为学会首届理事会顾问。如今，两位老人在九泉下会合，他们又有多少诗词唱和呢？

最近，稚纯知晓我要配合诗友作一本书，欲提供山西诗词学会第一代诗人的双塔诗作，他又专程送来一本《难老泉声》，这期《难老泉声》是专为学会两位名誉会长和17位顾问而作的旧体诗选集，太珍贵了。

谢谢稚纯，我们之间的友情如同上一代人。他用心整理了父亲的卷宗遗作，都要送到我的案头，我能不感怀？填一首词作，聊表我心。

促拍满路花·为家父与冈夫老先生诗文交流而作
行年为文友，舞墨互交流。二贤相会意幽幽，知音暗契，谈笑共春秋。笔底风云任，论古评今侃侃，雅兴难休。

奈何天妒才俊，先后赴荒丘。残笺遗作惹新忧，端详伤痛，灯下泪盈眸。望太行深处，思念绵长，此情久绕心头。

前辈诗文在后人笔砚从

刘小云